

海王邨古籍叢刊

清儒學案

中國書局

海王邨古籍丛刊

清儒學案

(二)

清·徐世昌撰

中國書店

乾嘉學案

湖湘之間自嶺山王氏後士多嚮修其著述可稱學術純正者推恆齋李氏同游諸人皆恪守程朱之說當時未大顯鉅海唐氏乃表章之述恆齋學案

李先生文昭

李文昭字元朗號恆齋善化人康熙癸巳舉人官數城縣教諭幼穎悟同學十四補諸生博通經史前兼見爾奇之後異同縣燕遊若邵陽車補所上經書益強張石攻其勉為諸藩屬聞之學於吾無所不讀務究其蘊奧子史荒蕪必批其根抵實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以是不觀諸子之有純有駁

清儒學案卷五十四

安知吾儒之醇乎其醇不著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以上帝德王猷之盡善盡美也不生躬行實踐以孝聞學成遠近爭師之主講以純書院從游者景先生學以朱子為歸教士以聖經賢傳之言為修己治人之方親炙者各有所得焉所著周易本義於遺六卷周易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拾遺後錄三卷西銘拾遺後錄一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感興詩解一卷訓子詩話一卷家範拾遺三卷恆齋文集十二卷傳於世其未出者諸類約編聖學圖遺像因書詳說堂館集註拾遺增補儀禮經傳通解古文辭古詩的錄龍書院學規續白鹿洞書院學規諸書多國朝學案小

周易本義拾遺目錄

易之體要象辭變占而已辭者卦之蘊也變者爻之初也象者

理之形也占者事之兆也卦無定體爻無定用而聖人之精蘊於是乎見焉諸其性情謂之德諸其形容謂之象諸其成位謂之體諸其對待謂之錯諸其流行謂之綜卦之萬變由是而生矣承其尊乎乘其卑乎應其敵乎互其交乎變其之乎得奇之謂健得偶之謂順無過不及之謂中質與位當之謂正爻之萬殊由是而生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於聖人之情亦思過半矣至哉十翼之作乎釋之以象象申之以文言經緯之以序卦雜卦繫辭所以明辭也占在其中矣說卦所以明象也變在其中矣易傳之作費善於祖述者雖本義亦大抵本其說而約之耳然於辭則多得之而於象蓋未深者是亦不無遺憾也不揣愚陋妄為補苴釋經則以象數為主釋傳則以義理為歸體用一原微推而明之顯微無間微究而極之而數載之間憂長

清儒學案卷五十四

本主精進須加稍有暇日未嘗敢輟於心也草稿三易始克成編蓋七年於茲矣輒會題以行其禮登所敢知由儒以得意或庶幾其萬一矣乎

增刪儀禮經傳通解自序

五禮有庸昉於虞廷而秩宗之官特典其事自夏歷商莫不由之迄成周之代元聖誕生而制作於是乎大備然行之既久威儀大甚思信或轉文物既繁僭擬斯萌孔子周流列國參互訂思欲折三代之衷為萬世不易之成憲夏時殷幣周冠加舞因已略見其概矣乃詢之柱下僅得周儀微之祀采不足文獻是則雖有訂禮之意而未必其成書也於三百三千經典具在而七十子之徒作為傳記以故邵邵之盛未嘗失傳焉迨秦灰既烈之後而其迹遂蕩然矣漢人以金帛購書其偽混淆諸儒

任意去取儀禮之經僅存十有七篇其記僅存四十有九篇此外經之篇三十有九記之篇一百有餘雖或偶見於大戴禮及註疏稱引之間不過存十一於千百耳唐之元成魏公麟爲類禮二十餘卷而政府不傳宋之伊川程子始與門人呂與叔思欲大加刪訂而迄不能就惟朱子與門人黃直卿輩爲儀禮經傳通解集註卷帙浩繁而誦習者益寡矣顧其書實爲稽本而篇目之離合註疏之得失猶多有可議者蓋事以完皆爲家禮而後祭列之續卷則不當分而分也而禮少儀之紛陳生民所通用大學中庸之闡微聖學之樞因而並入學禮則不當合而合也至於周官乃治平之全書不專於言禮而裂取其分土制國設官建侯師田刑辟之事以充王朝之禮能無筆削聖經之嫌乎故知此書實爲稿本而未可執之以爲定論也煇曰方

禮儀學案卷十四

三

壯之年始得其書而誦之繼而重遺大故乃留意於喪祭之禮據黃氏之所定者去其重複補其缺略復取朱子之成書分爲七類而解釋之首之以嘉則冠昏飲食燕射之必詳次之以賓則相見聘朝之必辨次之以軍則師田均建役刑之必斷由是而輒將以四則殯虞練祥服制儀節不可以苟也由是而通達以吉則祖考神祇廟親文物不可以忽也夫然後以通禮彌之其居家也有內則其入學也有弟子職少儀其立朝也有臣禮優游於日用則曲禮致其文進敏於序學則學制學記立其規合同於天人則夏小正月令備其用若禮運禮器則總文實之宜具經曲之義而一以貫之而禮之爲教可得而悉矣夫然後以通樂飾之鄭有南朝有雅郊廟有頌至於樂記則聲容德政發揮無遺而樂之爲教可得而推矣夫禮樂之用經三代禮

人之作述而後成今欲據殘闕之遺文而復還其盛豈可得哉然則是編之修亦曰守其舊以俟之其人而已矣風會推遷無往不復聖人有作卽始見終據此而推明之其必有以舉職於意言之表乎周子曰不復古禮不變公桑而欲致治者竭矣應中和之極者三復焉可也

周禮集解自序

萬家融融上天統之庭類紀紀后土舍之大建編編四時紀之而元化默宰於其間王者有作人極於是乎立爵設官分職稱舉目張盡取諸此而已矣君者極也相者陰陽五行也可徒爲教養之相宗伯爲禮樂之相司馬爲征伐之相司空爲刑辟之相司空爲田賦之相播五行於四時也家宰爲脩齊治平之相渾二氣於一元也洪范以來茫昧莫稽唐虞以降損益迭出及

禮儀學案卷十四

四

成周而後大儒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其矣制法之難也周轡既東王綱不振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難以子與氏之哲亦僅聞其略而已然施人之類見於內則庶子之掌藏於燕義九伐之法堪於稱耳職方之紀出於汲冢司馬之篇見於賈公彥不待李氏父子之獻劉氏天譴之極而其言固已散出矣夫聖既遠降降雖多有其迹而假之者有藉其似而亂之者有師其意而不能循序以施之者天下之士益以惑焉惟朱子以爲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其論始定願表章雖明而訓釋未達至於諸儒之說則又未免以私意小智雜乎其間非不有醇焉而不勝其疵也非不有詳焉而不勝其略也學者入於其中能無望洋向若之歎乎矧自晉冠削不能無疑於此於是熟

讀深思遠稽之采不備固願助爲一編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鑒歷代之興衰以編附於詩書集註之後至若冬官既亡則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誌其梗概而考工記亦存之以備參稽焉庶幾聖人之精意不泯沒於百家之曲說云爾嗟乎天地無心生民有欲其升降升降視乎君相之一念耳志氣如神百體從令當斯具有位育也朝廷建極萬方承式海宇不啻官體也外王內聖果且有一道乎哉自道術之衰也論學皆以虛無爲宗而上臣世務論治者以名法爲急而迂誕性術規矩準繩之立而思制天下之器利天下之用也其可得乎然則是書固四子之樂筏五經之模範精柏煥燦無非至教神明變化存乎一心此傳之所爲作也若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則宇宙之廣永當必有人焉任之而豈區區之所敢讓哉

海國學案卷五十四

五

春秋禁註白序

春秋讀道之書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分而爲三綱而人遂各戴其天焉天子以之平天下諸侯以之治其國大夫以之齊其家士庶以之備其身而宇宙無不得所之物矣皇古以來君師代作成周有制六典昭垂融融灑灑莫非天運之充周即莫非道術之經緯其斯以爲太和之運哉東運以後下凌上替卿尹之矯振而百官失其統邦國之吞蝕而四海失其均世官用而實與之法失稅賦增而養民之意衰僭竊相仍而禮樂變矣爭奪無已而征伐擾矣亂賊日滋而刑罰經矣田邑踰制而疆理壞矣舉六典之所載者皆養而磨之則道術不用而智力相競亦其勢然也孔子生平其時夢想周公而不獲一試於是因魯史

向作春秋以成周之道術治成周之臣民掃陰雨晦霾之積疹指示以太虛之本體而宇宙之大和在其手矣蓋其心如天之於萬物包涵徧覆以知則易以能則簡故形於言者絕無委曲煩擾之迹隨其所發而莫非性命之精微無我故也後之儒者不能得聖人之心而思窮聖人之言計以爲直德以爲智舍康莊而入於荆棘之中又何道之能議耶伊川程子略舉其端未竟其緒私淑其學者迭相闡明譬諸以管窺天而終不能盡見其全體竊不自量哀集之擇取之開亦附己意而足成之未知於聖人之意果如何而諸儒之穿鑿附會則盡去之矣嗟夫宇宙之綱維一道而已純之則爲王駁之則爲庸戾之則爲齷齪之則爲賊氣化之運流不能不變與於其間聖人未嘗不欲一切以道繩之而儒者一錢於簡冊之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使

海國學案卷五十四

六

凡有天下者與有國有家有身者讀其文推其意而思其義一念之懂不啻華發之加也一念之欺不啻斧鉞之至也則日用云爲無適而非春秋即無適而非聖心無適而非天理矣撥亂反正莫要於此心一身之三代既復而後推之於家也可推之於國也可推之於天下也亦無不可載之行事之深切者明皆本乎天道以符乎六典豈徒二百四十二年之陳述已哉不然則是更案而已矣則是邸鈔而已矣

通書解拾遺自序

此書本號易通蓋因論易推及於他書也以乾象盡造化之理以象良立教學之歸以乾相益勵明修己之實以家人睽復无妄福治人之原而易之精蘊已思過半矣其日範日維日一中庸之樞紐也其曰端本曰善則則大學之體要也

觀思曰剛柔善惡中則拱範至切之目也其曰禮樂政刑教則
周禮至當之規也其曰正王道曰明大法則春秋至簡之義也
至於示不改之樂發無言之蘊推性善之由來明仁義之大化
而孔孟之心法於是乎昭然若揭焉我五金於大冶而精粹者
上騰萃百卉於一區而英華者先露是書於羣策之作亦若是
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世之下而獨得乎千載不傳之
緒歟顧其言高而旨遠辭約而義微朱子之解恆引而不發以
俟學者之自悟然嗣是以後惟敬軒薛氏嘗究心焉廷及後世
而誦習者亦罕矣矧自弱冠下第登舟聞良友之訓導始獲見
其遺編而讀之豁然如生長菑屋之中一旦決藩垣而忽觀天
之廣大也書誦得思矣雪靡間然後嘆微理之寓意味之深藏
有不我欺者而歲華已十六易矣竊因朱子之緒餘而推究之

清儒集卷十四

七

章循其序篇揭其綱錄爲一卷以備遺忘而無極之真陰陽五
行之運男女萬化之象常若懸於心目之間同志之上倘致
思於此焉則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豈遠不可得而見耶
正蒙集解自序

正蒙之書張子言道而作也蓋道在天地而體諸聖人萬物六
經其下學上達則存乎君子之自脩焉一氣混茫萬有衆列生
天生成鬼成帝皆是物也有俱有衆則變化不窮升之爲七
政布之爲五行散之爲風雲雷雨豈有他哉與道爲體而已矣
萬物芸芸天則覆之庶民蠢蠢聖則範之故君子之學必本天
而宗聖庶物人倫明之祭之而理可窮矣人心天命研之精之
而性命可知矣由是盡心而誠身則自得之實也由是脩己而
及物則時措之宜也蘊之而爲微發之而爲衆行諸上焉爲君

相明諸下而爲師儒見諸日用而爲言行爲政事皆同歸而一
致耳易疑其象詩宜其志書述其事禮樂彰其用百來之方術
豈足以審之大哉道乎非仁且智其何以凝之乎訂其頑則仁
極其愚則智而於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是正蒙之大旨也雖
其辭多未暢理多未融誠有如程子朱子所議者然猶括造化
縷析聖證一洗異端之荒謬俗學之支離殆非天人之對性道
之原所能闡其蘊蘊也是以忘其固陋集諸說而以己意斷之
發明其大醇辨晰其小疵至若意見或殊而義理不妨兩通者
則亦並著其說以聽學者之自擇然後此書之辭意不至於若
其懸深而疑其偏望也或者謂此書不及通書易傳之深醇難
以上接四子之傳則其言過矣近思錄並列四先生之言雖以
觀物內外篇而不得班焉語類又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

清儒集卷十四

八

尹之於孔子夫擇獲一敬傳聞匪實且民到於今誦之乃若伊
訓數篇表裏議論未嘗因道之小偏而遂廢其言也則何疑於
正蒙乎然則是書固宜與通書易傳並行而上接四子之傳特
凡近之說不能如章句集註之晦會而心得之耳是所望於同
志者之商賈也

近思錄集解自序

昔者哀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者微言而成論語
達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何方其功盛矣自秦漢以降
道術分裂荀揚王韓各駕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
先覺之旨建圖周書弁塊羣言以傳之程氏直張氏亦與有聞
而推廣廣大辨析精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

望洋而興歎甚至未嘗究其顛末而妄肆訾訶有如陸九淵漢太極之非是大原可得而遷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安綱可得而絕也程迥詆主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道洽天下之冠是王獻可得而維也朱子蓋深憫之於是不不得已而爲近思之錄著性命之藴而天下之言道者有所宗擬述傳之要而天下之言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克己之方理家入官均平天下之法以達應物教人制心之則與夫闢邪說宗正學之歸莫不舉之有要而循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子而補其所未備焉欲求數君子之遺而不先之以是書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與義多未易曉朱子雖往往發明之而散見於羣書蓋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可得也竊不自揣爲之裏塗而大列之而又取其尤之相類與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

清儒學案卷五十四

九

家之言至其所關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薛氏胡氏之言以補之問亦或附己意於其間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忘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矣嗚呼學者誠能遠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難爲言而於內聖外王之道不慮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繁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推僥倖無以自拔而猶自於衣鉢之傳者其小大之不同量爲何如也則志其概於此以自警云

家禮拾遺自序

先正朱文公宅觀太夫人養著家禮一書藏之匣中爲一僕童所竊遺易質後乃行於世當著書時年方處仕耳故與晚年之論不無小異然其規模之宏大條理之精密固無愧於制作之能事也予自運通大故以來取是書而遵守之誦習之已而參之於僕處周官復哀之於語類文集爲辨數數十則上推先生

之遺意下輯羣儒之公論名曰家禮拾遺郡侯崔公聞而嘉之錫以弁首然未敢出以示人也比年以來三禮解成恐始學者不免有萬牛同首之歎乃復取故編而訂正之以爲有家者誠能守此而謹行焉亦足以正其本矣至若藍田鄉約開鄉里之準繩也白鹿洞揚示論衡義僕則學禮之權輿也竊取以附其後以爲三代之文物雖不能遽復而因俗以宜民道莫近乎此也抑文中子有言曰冠履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然則觀是書者其毋以言近而忽之倘亦寡過絕罪之一資乎

諸邦約編自序

大化之運元必歸貞道統之傳聞必有會是故修和之盛司空

清儒學案卷五十四

十

告其成旗烈之垂家相成其德漆調之傳命世發其蘊斯所卓然自立於一代而萬世共出之也秦灰既烈聖道中淪雖董襲孫石之才而莫能振其緒迨漢洛盛起而道統於是乎中興然合志者未免夷蕪之偏及門者鮮有顏曾之匠而道術亦復爲天下裂矣藉六經以文好言託三代以飾虛政蠱中於君心毒流於生民是王氏之學也尙經權之說習揚荀阮之餘披其文適足以誠質其博適足以溺心是蘇氏之學也恃履忠蹈信之資蔑知言窮理之學醇大而疵亦不細功多而過亦不少是司馬氏之學也以佛乘爲道岸以禪悟爲備爵肆淫放邪遁之術攻熙熙養賊之技是張氏之學也昧心性之大原務葉葉之榮廣九府之虛不積於累土千里之行不謹於舉步是胡氏之學也識同學爲樛攀詆思辨爲陸沈聚斂會神而以爲德性任性

率意而以為天機是陸氏之學也擇善之不明而託於深厚立己之不固而流於通融博學多聞固有之守約窮源則未也是呂氏之學也傳器而謂之道則微而謂之則修心於制度之末繁知於文為之繁是永嘉陳氏之學也義與利雙行王真霸難用仁己而思以直人誠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陳氏之學也神狙聖伏百喙爭鳴於是晦翁夫子獨與敬夫李通左驤右介獲剔之扶持之然後聖道大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從遊之士幾徧天下而訓海群黎提撕反覆憂之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願紀錄之多未免重複難見之快未免外說敬軒薛子蓋屢以刪脩留後之人而未有承其志者也顧不自揣擇其言之精粹者勸為一編名之曰約至若西書五經太極通書西銘之說則前民固已哀集於傳註之下惟程張之書之發明

南學集卷五十四

七

者則附於近思之集解禮儀之辨晰者則附於家禮之拾遺故其所編者獨此而已矣其他文集則將入古文之選而獨取知傳門人之問答列於各傳之末焉嗚呼宋之遺統先知先覺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平有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無內無根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貞乎然則諸是書者何異耶大成之再集也哉

淵源全錄自序

天隔生民篤生至聖願會茲萃期南學此遺統之微也然願以明春之責備中和之德而端本末足以並之故天不假壽而有養子之歎會則屬實公繼引年則壽星王復承其業而其事於是乎九夫矣歷侯及唐繼以百家之支離亂以二氏之邪惑靡或不無嚴標之士特立其間而後支川之清此小簡之微誠

終不足與於曰演環瀛之勝也宋怡休明而卓爾之見忽發於月幾星敗之間一門親炙與繼軌然一則超詣而自得一則持守以有成超詣自得者英才莫能規其與持守有成者迷主絕學之宗豈焉乃若雪月風花之品題野馬細縷之窺測則猶若倚於一偏而非正偏之的作京而波斯文從之然晦翁獲正叔之緒而底於大儒子靜髮伯諸之類而入於歧途迷至朋分月立歷數百年而未已以故德溫叔心方縝辭翁之傳而公甫伯安復觀子靜之微而有明末代之學術卒論於怪辭滅行之歸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夫子訓雖見天心之復而必循循於博文約禮之功茂叔雖探無極之真而必乾乾於窮理盡性之旨其與明新擇執執執善道學之義又何以異哉蓋上智之資誠立而明通大賢之品教直而義方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不

南學集卷五十四

七

可誣也不自度其氣質之若何而徒為虛空驚世駭俗舍義理而任知覺泥性命而辨精神未嘗不言心而不知惟危惟微之分也未嘗不言性而不知有欲有恆之辨也未嘗不專心以求靜而不知靜存動察與守靜致虛之殊途也未嘗不妄意以歸神而不知形生神發與誠精神應之異致也幾何而不為異端之赤幟也哉今因伊洛淵源之條而而上之以至於尼峰怡而下之以於薛胡各敬世家列傳之體而錄其行實蓋則異學之荒謬而便道術歸於一焉庶幾議論諸書如聆左史之記言讀綱常一登如觀右史之記事而師貴之模型宛然在目矣若夫觀南學焉者則莫焉則存乎其人云爾

附錄

先生十處遺事其父繼往文廟告以軍實從祀之故先生歎曰

大能似此不枉一生學業

先生主講黠蓮時曾作中庸易通講義先生講主

唐鏡海口先生身雖未顯而道在人耳目至今鄉人偶論及之

不自不起敬者其亦典型之不忘者歟學案

後裔文肅

陳先生題

陳起子與若愚化人康熙庚午舉人客京師館於某王邸王重

之欲為援引建辭歸後以母老不復赴禮部試還於易有心得

研精程朱語錄學案

申先生元符

車无咎初名植字稻舫邵陽人歲貢生事親至孝母卒拱柩過

資江遇風舟觸石將沈號痛欲以身殉俄而風止舟定人稱其

海儒學案卷五十四

誠格研經典籍與同縣王惺齋齊名著有尚書口義辨類編切

已錄家鑑承雅堂集學案

王先生元復

王元復字能思號惺齋邵陽人歲貢生天性孝友兄亡無子遺

產悉以畀諸姪諸甥遂深經學諸儒語錄及輿地象緯內經泰

昌與律呂新書無不精研皆有心得初與同縣車補旗齊名晚

及恆齋提倡理學漸開學者宗之與恆齋計論增刪儀禮通

解作廣道靈湖鬼神死生因篇恆齋稱之所著文集詩集藏於

家著述多散佚有補閣督訓五卷乾隆中開四庫館曾以孫述

傳學案

張先生鳴珂

張鳴珂字玉友一字石攻寧縣人貢生幼嗜學性純久乃容格

大啟見濂洛書曰道在是矣與恆齋及王惺齋友善恆齋所著

易詩三禮皆與參訂事親孝四世同居內外翕然學案

清儒學案卷五十四

內

清儒學案卷五十四終

穆堂學案

康熙中葉以後爲程朱極盛之時朝廷之意指士大夫之趨嚮皆定於一尊穆堂獨尋陸王之遺緒持論無所顧難其說較偏信從者少要亦申其所見不啻其爲偉岸自喜也述穆堂學案

李先生敘

李欽字巨來號穆堂臨川人康熙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遷左副都御史兼內閣學士六十年充會試考官榜發下第舉子困於門坐未陳奏奪官發永定河効刀雍正初世宗召攝吏部侍郎尋與除兵部侍郎出爲廣西巡撫繼直隸總督河南

清儒學案卷五十五

一

巡撫田文鏡方承上寵有能名疏劾之不當上意會御史謝濟世復劾文鏡所言有與先生奏相應者上疑與濟世比而傾文鏡召授工部侍郎前在廣西捕亂苗下獄既移督直隸亂苗破獄遷去甫間命復往捕治亂苗而自歸直隸總督宜兆熊屬糾先生庇屬吏欺罔奪官下刑部論重辟上貸其死命纂修八旗通志尋復以濟世在成所自承勅文鏡質授指召入詰責復下刑部論死仍命貸之高宗卽位命以侍郎銜領戶部三庫尋與降侍郎時方開博學鴻詞科坐強副都御史孫國璽薦舉吳江王漢左邊薦舉以母憂歸服闋起授光祿寺卿進內閣學士以病乞歸十五年卒先生論學主象山謂當先立乎其大并力申陽明致良知之說嘗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陸子尊德性之見爲卓高宗聞其語而趣之及辭歸間有所陳否以慨終如

始封賜詩英之所著有穆堂初稿續稿別稿春秋一是陸子學譜年譜朱子晚年全論朱子不滅錄陽明學錄

陸子年譜序

陸子年譜始創稿於高第弟子袁正獻愛傳琴山子雲而纂編於李恭伯子愿宋寶祐四年劉應之林刻於衡陽者也其後陸氏家祠附刻於全樂之末凡集中所已見者輒加刪汰止云見前某卷以此施之著述文字可也乃楊文元簡所撰行狀之辭亦不備載則事實爲不全矣至於諸兄爲陸子源流所自復齋並稱二陸合校山稱三陸其行實尤未可略今悉爲補入而文字有當載者亦附見焉明陳建等道謙說勸襲舊聞誣陸子爲禪學實未究觀二家之書不知朱子晚年之教盡合於陸子

清儒學案卷五十五

二

凡朱子所以致疑者特以其弟子包顯道傳子貢等過爲高論而未及盡見陸子所以爲學與所以教人之說故其所疑爲禪者皆懸空立論未嘗實有所指其實指而出之者惟輪對五刑與答胡季隨一書耳季隨書之舉出於語類門人所記皆有據辨而五刑之議則屢見於筆札所宜備載俾天下後世得公聽而重議且亦陸子經國之大猷不可略也他若無極之辨爲未陸異同之始而實則兩先生可以無辨蓋非辨其理特辨其辭耳余別有論著此譜仍照原本臚括不復補入云

陸子學譜序

昔朱文公與呂成公作近思錄記諸洛諸先生之言者也文公又獨爲伊洛淵源錄記諸先生之行者也言與行分而爲二視論之所記若有闕矣孔子教人自爾無行不與孟子論君子之

所以教者五答問特其一耳慈湖楊氏簡作陸子行狀謂先生授徒卽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生容體自莊雅雍于後至者相繼而化蓋以言教不如以身教求先生之學者或分言與行而二之豈有哉哉雖然先生之教無方而學者所從入則不可以無其方也先生之教思雖無窮而親親所及禮平可指日者自有其不可得而誣也故自早歲卽知嚮往率於俗學玩物而喪志三十餘年矣再經墨展國而知返業宿昔所習沈潛反復於先生之書自立課程從事於先生所謂己自反改過遷善者五年於茲於先生之教私有所見得獨學無友不敢自信今歲萬子字先奉召還朝相見之次叩其近業心同理同若同堂而共學也既而同事言局時相考證益著益明乃啟鈔錄先生精言詳其教思所及其爲一書名曰陸子學譜

清學案卷五十五

三

蓋兼用近思淵源二經之體先生之言與行略備齊以藏諸名山傳之其人俾有志於希聖者門徑可循歸宿有所不沈溺於利慾不泛濫於章句不參錯於佛老庶幾斯道有絕而復興之日矣乎吾與萬子既幸旣而有同同守斯編歲寒相勉若道義途說之流未嘗身習其事姑然商其略所不計也雍正壬子仲冬穆堂學人李紱書於京邸寓舍

文集

原學上

學字古文作其爲字從父今學字中亦從父爲傳訓父也者效此者也故朱子釋論語訓學之爲言效頑不可易而效之義則未全也詩稱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弟子爲謂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惟行則效以可效惟德則乃聞之學此學之所由以名也

效天生之則則孟子所謂凡有四端者充之者是也效先生之教則顧子所謂步亦步趨亦趨是也效有二義故曰效之義未全朱子之訓得其一二而遺其一者也學主於效法就行言不就知言蓋天生之則本於良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惟愚不行之不愚不知親親敬長達之天下而天下可平幾舜之選孝弟而已矣此學之大規也至於效先生之教亦非難之以知止於善爲所而論詩論孔子謂無行不與又曰天何育哉國時行濁百物生焉皆不在誦告之告教善者之咎咎聖門好問者其若曾子而夫子所告在子一貫博學者無若子貢而多學而識夫子非之其教弟子也以孝弟謹信親愛爲主必歸力乃學文其在成人也以志道據德依仁爲先而游藝則居末故先以敬事慎言而後教正於有道則以爲好

清學案卷五十五

四

學夫子既而向右三子亦會右則以爲嗜學孔門弟子好學夫子稱稱顏淵其好學之實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行也非知也蓋古未有以學爲知之事者至朱子始以學問思辨俱屬知因以窮理事物之理爲格物又以大學未詳言格致之事也因疑其義亡而爲傳以補之於是古人爲學之方法一變尋章摘句之弊遂爲玩物喪志斷斷於耳目之間學古人躬行實踐之事不得而見之矣學記謂大學之教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學記以學字不學操觚不能安茲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辨應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四者之中並無讀讀論辯選格物之說其論學之弊也則曰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然則專務讀書講論博聞強記以爲窮理格物之事者皆大學之所戒也其始教也時既而

弗語幼者聽而弗聞弗語弗聞始教猶然為有學為聖賢而專於講論以為窮理格物之事者哉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繼而善之謂庫四法之中皆論行不及如今之以窮致事物之理極處無不到為格物致知之學者自有大學以來無此學也然則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之說奈何曰古本在禮記註疏中無庸辨也致知即致其知先後之知格物即格其有本末之物知本即為知至知是而已矣且朱子之以效釋學也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是先行而後知也其精格致傳則曰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是又先知而後行也物理理固不可窮又一人所著彼此互異後學之士何所遵守然則效吾心之天則效先覺之遺

清麗集卷五十五

五

原學下

學則效其義雖有二而以效吾心之天則為本義效先生之教則餘力學文之事耳蓋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非由外鑒察識而擴充之則聖學無餘義矣觀師取友特提斯而使吾影識兼而後言擴充焉耳非有加於吾性之外也自宋南渡以後學者不務其所當務而疑其所不必疑不汲汲然思其知之而不行懸懸然患其行之而不知謂其容於章句訓詁之類而為其說於意見議論之末置其身於日用常行之外而勢其心於名物象數之中未嘗一日躬行實踐而謂謂自以為講學吾不知其所講者何學也試取孟子所謂本心良心者一體察焉有不茫

然思為然權者必非人矣楊龜山謂學者所以學為人也為子學為人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學為人所以學為人也為子學為人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吾一日之聞自昧且而起至寢息而止吾心發一念即自加審察為理耶即審察其前為欲耶即審察其前由是推之行事必求一於理而無欲而心之理得矣心之理得而全乎其為人矣此夫體之原不啻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而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反是則謂之放其良心及是則謂之失其本心放其良心失其本心則孟子所謂近於禽獸而非人矣至於所行之是非則吾心自有其知且其力以學文亦既知其大端矣其書注則必隨事而後見其細微曲折則必行之謂後知非事未至而揣度想像者所能得之也即如事親提知處本心自具此良知常守此本

清麗集卷五十五

六

心其心即大舜其身之筆矣其所以筆字之遺則幾記所云有深處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粲容以至其貌無形無聲焉莫不本此深處之心是似得而憂則必思思定而憂則必思會冬而憂則必思溫夏而憂則必思清推之事長事上使景無不皆然豈有會固有之良心而求之書冊求之講論以為外學之學者哉若謂事上便察天下國家之事無重知必知兼為諸言不知則察天下無異也昔魯哀公問政孔子對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言不待問也一朝之興各有會其會官之職各有其職時至事起處心處事皆推事未有不能知者大學謂心誠求之之不中不達未有學焉子而後學者如必兼為博習是雖盡子而後學者也至於推其理會一不盡以此心權度之而已者則實皆是非事可以是非推是非非精義不能

恐須平時講解因舉疑不告而娶周公大義誠觀二事爲開明先生答以舜周公亦止臨時以心度其輕重豈非平時預爲講習見古人有不告而娶大義誠觀者因而效法之也蓋心之爲用萬物皆備苟能治心無施不可中庸論治國平天下不遇曰聖知者一貫不過曰忠恕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而仁不待外求矣伊川程子論學謂學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考詳略探異同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吾身君子弗學若明道程子則明言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又曰存久自明何待窮索朱子教人乃云窮理以致其知固異於明道之說其爲格致補傳謂大學始教必使學者識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

清學集卷五十五

七

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夫窮物理窮理豈非伊川所謂求之於外求之於末者乎以是爲窮取程子之意正恐程子不受蓋自大學補格致傳文而孔孟之學乃失傳矣雖然朱子晚年固已盡覺其悟余嘗讀朱子晚年全論三百七十餘條並以尊德性求放心爲主而元明陋儒專取其中年未定之書用以欺士明初附益之編爲大全科學之學因陋就簡朱子全書未嘗寓目遂以講章誦詁之學爲足以師承朱子此亦朱子所不欲受也

心性說

程整墓因伊川程子有告衛本天釋氏本心之語遂爲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之說以排世之爲良知之學者其言似是而非實非也張子謂心統性情者也心能兼性性不能外心若有見

於心豈無見於性乎心之所統五倫五常萬物皆備釋氏外人倫棄萬物豈能有見於心哉伊川蓋偶爲此言未及分析而後人遂誤解之也整墓又謂今人心學之說混於禪學其意亦指陽明其實亦非也心學肇自唐虞舜授受止曰人心道心未及所謂性其言雖出於古文尙書宋以來儒者未有非之者也大學言心而不及性亦未嘗謂之禪若謂盡心爲正學而明心爲禪學則朱子釋明道爲虛靈不昧豈非心乎又曰具眾理萬事伊川謂性即理也具眾理應萬事豈非心乎以心釋明道則明明德非明心乎此心既明發之爲五常施之爲五事明於人倫察於庶物固非聖人不能也教釋氏者遺棄人倫空諸所有處之爲教不可以修身不可以濟事不可以治國平天下舉吾心所有者而悉昧之何明心之有使陽明之學而果如是謂

清學集卷五十五

八

之禪可矣然謂陽明之學不足以修身齊家平均天下雖專于知其不然也不考其實事而漫爲心性之空言使異端之徒得焉其譎僥悅學之說假心性以相欺誣至吾儒之躬行實踐有得於心學實可以見之修齊治平者則反推而逼之以爲近禪甚且難而圖之以爲害道豈不悖哉不獨明道程子謂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即伊川程子亦謂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凡此數者皆一也明道又言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故本天本心伊川實偶爲此言未及分析耳而後人遂欲分心性爲二數同而伐異譯亦其矣整墓吾獨之先達而陽明爲浙人吾豈私所好於陽明者然平心論之整墓與陽明同在武宗之時天下多故身爲大臣雖事已全而已能抗到孺子能諫

宸蒙乎能靖粵西之亂乎此實學與虛說之辨不取詹獨先達諱也若陳建輩無知妄論則自情無義余書爲學通辯辨條析其說今不復論云

發明本心說

朱子因陸子教人有發明本心之說遂以頓悟目之而其實非也陸子全集二十八卷余草所藏宋本與明朝荆門州儒學廩本撫州家刻本並相同無片言增減蓋謂家十通絕無頓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學水升川至專以循序爲主積小以高大登科而後進即稱謂之詩必曰泐流積主論深海卷石崇成奉華卒此天下所共見共聞者其不爲頓悟之說也明矣至於發明本義並非頓悟孟子論作見孺子入井即所以發明惻隱之心萬障疎之與不受即所以發明羞惡之心而不辨禮義而受

清儒學案卷五十五

九

萬鍾者則謂之失其本心陸子發明之意不過如此非如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而事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故嘗因楊敬仲所語一事謂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即敬仲是非之本心此即發明之一證也其所以必欲發明人之本心者蓋專以效法先覺言學則中材以下必且以責性誤爲不能惟知仁義禮智皆本心固有非由外繼然後夫疑之愚不肖者皆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而人皆可以爲堯舜無庸自設亦無可自棄此發明本心之教所爲不可以已也自劉宗之學變而爲科學之榮顯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陸子之書未嘗輕目而道難塗說隨聲附和成日陸氏爲頓悟之學殊不知陸子全書具在絕無此說而循序之教則無時不然無人不然正與會頓悟者相反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則知矣孤女查不可細以遍尋

將矣或謂陸子既非頓悟之教其弟子慈湖楊氏何以專言覺語曰覺非聖學之所講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孟子不嘗言之乎惟覺悟之後功夫正多敬樂謙必存養必擴充以四端保四海以親長遠天下終身之憂倪然日有事事而敬仲一覺之後純任自然故有過高之論聚洲黃氏云象山以覺爲入門而慈湖以覺爲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以慈湖爲失傳則知陸子之覺不應是矣天下之人試問吾說求之其於陸子頓悟之經庶幾釋然已夫

致良知說上

良知之說始於孟子所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者也其訓善來子稱以自然語異而意同蓋自然發見之善心即所謂性也庸中人以下習端之發道心甚微而

清儒學案卷五十五

十

氣拘物蔽人心甚危良知不可全恃則修造之教起焉陽明先生有見於此故即良知而加以致之之功蓋盡人以合天明善以復性至當而不可易者也其答陸原靜書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其良知即未發之中即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之所同具惟不能不昏於物欲故必致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不能有加損於毫末所謂致良知者不過如此致如致良知中和之致朱子所謂推而極之也中庸所謂致曲之說朱子謂人性雖同而氣質或風自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惡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爲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謂致誠盡性也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蔽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忠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側一推之以致乎極使其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

通乎全體而復其初此與陽明先生所以答陸原靜者語有詳略耳其意則豈復有絲毫異同也哉或謂信如此言則何不直舉致曲致中和之說以示人而必自爲致良知之名致煩解說曰此非陽明先生之故欲爲異立標準而開門戶也爲聖學者切己自修與積力久必各有躬行心得之妙用各舉以示人以爲學者入聖域之門徑如濂溪之主靜明道之定性伊川之敬橫渠之禮紫陽之窮理致知象山之求放心白沙之靜中養出端倪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皆是也而自善學者觀之則皆與致良知之說無異良知爲未發之中所謂人生而靜之天性主靜即致良知也良知爲性之發見定之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事事皆中乎性是定性即致良知也敬則心存而知不昧循禮則朝外以養其內主敬與執禮皆所以致良知也即窮理似

附錄卷之五

上

涉於迂外然窮理以致吾心之知所謂察之念慮之微則亦致良知也求放心則陽明所宗主者固爲致良知之說所自出而胡仲泉謂良知者良心之別名則求放心即致良知也端倪即良知指發見之性由靜中養出亦致良知也良知即天理之發見隨處體認亦致良知也蓋致良知之說尚得其解觸處洞然一以貫之故陽明先生之論亦非故定一端其答歐陽崇一則謂集義即是致良知傳習錄謂事物之來惟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遠道不遠也又云所惡於是其知毋以使下是致良知蓋致良知之說近求之濂洛關閩而盡合遠求之孔曾思孟而無不同推其解則萬變而不窮極其功則四通而不悖爲學之要莫切乎此而世俗屑屑沈溺於訓詁章句曉曉然二百餘年而未已也故爲之說以告天下之有志於聖學者俾

毋惑焉

致良知說

致良知之說昭然無可疑而至今未決者支離之俗學以謬見厭之而放蕩之門徒以末流失之也自陽明先生倡道東南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者臣修士不可數計其道德聲說起而誦之者率皆誦習爛時文講章以求富貴利達之鄙夫耳聞有一二修謹之士聞然猶世而自託於道學者相相辨論不知其未嘗躬行自無心得不足以與於斯事而考其見其是非之所在也當時首與陽明辨者爲羅整菴然往復二書未及致知止辨朱子晚年定論及格物而已晚年定論考訂未確固敢疑實格物之解則奈何固失之而陽明亦未爲得宜其歟也至於致良知之辨見于答歐陽崇一兩書世俗之人願主其說不知其支離而

附錄卷之五

上

不足據也其歟良知即天理之說以爲良知乃知覺非天理非一答之謂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知覺隱差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覺言動爲知覺蓋即人心道心之分也聖菴復書乃謂人之知識不啻有二然則心亦豈容有二乎蓋心本一也就義理言則爲道心就氣質言則爲人心道心不離乎人心而人心不能自道心之得故必於人心之中別其爲道心也知覺於心心本一故知亦一然就義理言則爲良知就氣質言則爲知覺良知不離乎知覺而知覺之知不能自良知之辨故必於知覺之中別其爲良知也蓋菴又謂知乃虛字不可指爲天理而引程子知是知此事實是實此理以爲說不知先知後知先覺後覺並指人言則此知字即實字矣大學八條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字皆虛而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皆實且知即智也

春秋以前止有知字無智字故易書詩春秋禮記論語凡智字皆作知知世之通有智字孟荀莊列諸子始兼用智字智非實字乎若謂知不聲智去聲此特齊梁以後之論古未嘗分四聲也又謂天地萬物皆具天理而良知則山河大地草木金石皆本實有以證良知之非天理則其說尤謬人所具之天理即大學所謂明德蓋虛靈不昧具原理而應萬事者也動物之有知者猶不能全具說草木金石豈能具人之天理乎人具此理可以參天兩地而立人極草木金石豈能之乎山之運時水之運流草木之理而直金石之理堅剛特理中之一端耳如以一端論則山川草木金石具一端之理亦未嘗無一端之知山川之神列在祀典有進之世山出縣車河出馬圖而草木成若蓂莢叶麻屈軼皆奇木則通運機木則因時皆不可謂無知至於

知世之通有智字

三

大地上配彼蒼謂地無知則北郊可不祀矣其論之謬如此顧可據以駁良知之說乎然世之人據其言以相誑誑紛紛然至今尚未已者雖由於章句口耳之俗學遺囑而望說而陽明之門不善學者本流之弊亦有以致其陳腐而召之誘特不可以此上舉陽明耳當時親炙如鄭文莊私淑如羅文恭皆解然無疵一出於正文莊作九華山陽明書院記以愛敬教長為良知以親親長長達之天下為致良知以惻隱羞惡為良知以擴而充之以保四海為致良知而文恭答郭平川書謂致良知之說本於孟子以入井休惕平且好惡孩提愛敬三言為證而歸重於致之之功謂一端之發見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休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二子之論若此亦復有何疑義而一時從學之士不盡爾也詎嘆

王畿首為狂論縱任自然沈湮恣肆以禍師門而心齋王艮亦多怪異二王之學數傳而益甚若羅近溪周海門遂參以異說誠不可不辨然龍溪者不過數人若徐文貞李義敬魏莊靖郭青螺諸公之勳業陳明水舒文節劉晴川趙忠毅周奉節鄭忠介諸公之風節鄧文耀張陽和楊復所鄧潛谷萬思獻諸先生之清修其因致良知之說躬行心得發名而成業者未易更僕數豈不猶賢於整齊章訓諸章句闢然鑄世而一無所建立者乎且學術之傳有得有失聲聖如孔子不能保後世所傳之無失陳龍開未信不放仕而傳其學者世乃目為廢儒子夏之後為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遂為荒唐之論子弓之後為荀卿荀卿之後為李斯乃有焚書之禍亦豈足以上累孔子哉然則欲知致良知之學者毋惑於俗儒之論而不以末流一二人之失上累立教之師亦可以曉然而無疑奮然而從事矣

清儒集卷五十五

士

無善無惡心之體本體說所記天泉會語果否出於陽明先生向未可知其語亦無病而後人輒誣之謂心體不簡言無善是以辭善意而未審體字之義也心之體寂然不動靜惡未形故曰無善無惡就靜言故謂繼之曰有善有惡意之動猶周子論誠謂靜無動有云爾靜豈具無善乎至誠無息如靜而無誠則誠息矣朱子釋無極而太極謂無形而有理極無形可曰無極善惡未形猶不可曰無善無惡乎或謂心之體當曰有善無惡不當曰無善無惡此說非也心統性情兼理與氣者也謂性為有善無惡則謂心為有善無惡則不可況性有義理之性又有氣質之性性猶不能俱有善而無惡而況心乎或又謂論

心體無善惡說附說

學者當本心不當本心此說亦非也義理與氣質爲定名心與性爲虛位義理之性即所謂道心也氣質之性即所謂人心也就義理言之性固有善而無惡心亦有善而無惡道心是也就氣質言之性固有善而有惡性亦有善而有惡氣質之性是也者謂當就義理言不當就氣質言獨不聞伊川謂言理不言氣不啻乎理乘於氣性統乎心與生俱生與習俱長心與性一面而一者也如言心性者止言義理而不當言氣質則舜之命禹止曰道心可矣何必復言人心孟子言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可矣何必復言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乎是故言性可言心亦可言有善無惡可言無善無惡亦可意各有所指言各有攸當也然則世之紛紛然疑者何爲耶曰是成見所拘而晦心害之也在周子言無則不敢疑在陽明子言無則紛紛

讀書案卷五十五

主

然疑之在陸子取周子之言無則不敢信而後人駁陽明子之言無則紛紛然和之心不虛而氣不平一己之心性且未能知況於謔古人之言心性者乎雖然學者苟有志於聖賢之學期行實踐可矣何必言心性孔子之自勉者在子臣弟友若舍與仁則罕言之子貢亦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孟子因告子論性而談故反覆與辨耳其教門人則止曰孝弟而已義利而已未嘗言性今之教人者不敢望孔孟從學者不敢望子貢實行不修而高言心性矣也甚矣吾非敢言心性也吾嫉夫世之實行不修於陽明子無能爲殺而高言心性者也

余既爲此說客有疑之者曰韓昌黎作原道謂仁義爲定名者與德爲虛位龜山楊氏謂非之謂韓子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

讀書案卷五十五

夫

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也今子復以心與性爲虛位得無有楊氏者起而譏之乎余笑曰子亦審其所譏者之是非而已烏能保人之不譏哉若楊氏之譏韓子則韓子是也楊氏非也楊氏謂仁義不足以盡道則易傳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楊氏何不併易傳而譏之乎論道之實有就五常言者有就四德言者而五常四德之中惟仁義爲尤重故易大傳以昭陰陽柔剛而概乎人之道孟子之告梁惠亦曰仁義而已其論士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曰己曰體楊氏何不併取其未全乎韓子以仁義明道德意實本於易傳其原性也則曰所以爲性者五楊氏所云皆韓子所不知徹至其所云虛位則明以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吉凶證之矣此猶不解尚可與論文義乎且道德之爲虛位不止君子小人吉凶二者韓子特舉其大凡焉耳孟子謂道二仁與不仁又曰妾婦之道屬足之道易有否道書稱積德德厚則德比德又曰夏德若茲左氏有京德孝經有仲德詩有召德德可謂非虛位乎其見於經者如此若子史文集不勝徵引虛位之說又何疑焉宋儒惟周程張邵朱陸數子足以衍孔孟之傳其餘拘文牽義不過細行修飾而已其天姿學力見道之明衛道之勇則皆不及韓李歐曾四君子不可以楊氏爲程門弟子而遂震而奉之也又攷朱子語類萬正淵問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朱子答云仁義不足以盡道障物之意大半多如此蓋爲老莊之氣所陷溺得聚放舉周二先